



程小青的一封佚信

◎祝淳翔

1975年9月5日出版的陈蝶衣主编香港《万象》杂志第三期上,刊有一组“侦探特辑”,收录三篇文章,分别由范烟桥、苏穹两位写述程小青,而由编者亲撰孙了红。苏文题曰《程小青高龄八十三》,陈蝶衣在类似编后记的《编辑室》里,称其为“上海通信”,“此种通信不可能常有,因而备极珍贵”。

苏文开宗明义,称程小青仍居住在苏州望星桥畔旧宅,患有牙症与足疾,但不很严重。这些消息得自程氏在沪友人的口中,“以及一些通问的函件里”。文中收有两幅图片,一是信,来自某前辈作家的案头,却将上款裁去;一为“程小青时年八十二”的签名并“小青”二字名章,说是来自程氏另一位在沪朋友处。信不甚长,姑录于下:

惠书拜读,又是一大批消息,十分欣慰。这是尊书的特点,弟爱读之因在此。

贱躯偶感乏力,两足痠痛,惮于走路,连休息几天,已觉得好些。辱荷屡注,不胜感荷!丁老之喻,确属至理,人人皆宜遵守者。

襟亚兄两次家宴,皆得其夫人秋娘之助,闻之不胜艳羡。兄一再到底,可谓恰得其所。亚兄耳疾,曾去医院修补耳膜否?苏凤住南昌(路)134号,倘兄足力健,不妨偶一过之。

碧弟情况大好,已得其两次来信,因所寄之白木耳迄未到,故尚未作复。

大千画页,确属难得,恨不能一欣赏耳。

兄近日情绪如何?朋辈往还,亦得稍稍舒展否?

专复即祝
健好 弟小青
1973.1.23

信中除谈及自己的近况,还提及平襟亚、姚苏凤、徐碧波、张大千等人,他们也都是郑逸梅的老友,故收信人很可能是他。但经查该信不见于《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二书,乃翻检卢润祥编著《神秘的侦探世界——程小青、孙了红小说艺术谈》书后所附魏守忠编制《程小青生平与著译年表》,在“1973年”项下查到:“给郑逸梅信言:‘贱躯偶感乏力,两足痠痛,惮于走路。连休息几天,已觉好些。’”

程小青年表后附魏守忠给卢先生的信,略述写作情况,称“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处从故纸堆中查阅资料近两年,又曾两下苏、沪,拜访了苏州市政协、民进程育德先生;拜访了郑逸梅、徐碧波、徐铸成等先生”,可推知他是在郑逸梅家中见到程小青的这封信的。然而原信中“痠”字应为“瘦”,为酸的异体字;而“痛”字原信中写成“上干下心”,当为“感”的俗体字,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中可查到。

作者苏穹是谁?在文章中他亦有所自述:“吾生也晚,虽然也认识多位前辈小说家,但近年来大家都有所顾忌,所以已甚少往来。”惜信息量不足,已无从知晓了。



《睡美人》

插图选(10)

昂娜·夏洛特·阿普尔顿 绘

沉睡中的公主和宫女。



问物:可触摸的意义

陈少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探讨了心与物、道与器、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关系,涉及对历史典故和哲学公案的全新讨论,以及对具体的“物”之精神内涵的发掘与阐释,体现了建构与西方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道器形而上学”的宝贵尝试。

甘苦同食

[美]欧爱玲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凭借在广东梅县月影塘等客家村落长达二十年田野调查积累的丰富记录,探讨食物在中国农村所扮演的角色。纵使风云变幻、人世沧桑,“联结性”和“地域感”仍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

舞·舞·舞

[日]村上春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经历种种怪事之后,三十四岁的“我”决定抛下工作,直飞北海道,重访海豚饭店。然而,海豚饭店在幕后资本的控制下,变成了超级大饭店。在那里,“我在神秘力量的指引下,步入隐藏在饭店里的漆黑走廊……

另眼看相

[美]罗曼·马尔斯 库尔特·科尔施泰特 著
文汇出版社

本书将带你饱览城市建筑背后的秘密:为什么电线杆总是一撞就断?汽车公园和机场的座椅为什么让人难受?这些看似平凡之物之中蕴藏着人类的智慧与创新、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想象,守护着城市的安全与活力。



高郎·高朗

◎江南可

陈子善藏有聂绀弩《小鬼凤儿》的签赠本,“书的封面左上角,有聂绀弩潇洒的钢笔题字:承勋·高郎·永玉三兄指教”,而这“三位受赠者都大名鼎鼎。承勋即罗承勋,罗孚的本名,报人、作家。高郎当为高旅,历史小说家。永玉无疑是黄永玉,画家、作家”,可谓“一书赠三杰”。据陈子善考证,“《小鬼凤儿》1949年年底问世,聂绀弩送出此书的时间当为1950年年初或更晚。当时他们四人都在香港,罗孚在大公报社,高旅刚从湖南来,应聘文汇报社”,而聂绀弩“他之所以把高旅称作高郎,因当时高旅未婚,戏称为郎也”。然而复核该书封面图版,高郎实为高朗之误。

1947年年底,为躲避国民党通缉,聂绀弩赴香港投靠其妻周颖(时任香港九龙妇女联谊会主席),并在党组织指导下开展策反活动,同时“应罗孚之邀,为《大公报》连续撰稿”。据聂绀弩运动档案,在此期间与罗承勋、严广澍、高朗、黄永玉、陈××等《大公报》同人有所往来,“其中以高朗来往最多,黄永玉、罗承勋次之。坐咖啡馆之类,大概多同高、黄”。此外,关于高朗其人,聂绀弩似未过多地谈及。

倒是同在《大公报》供职的梁羽生,即陈文统,也就是聂绀弩失记其名的“陈××”,专为高朗写过回忆文章,题为《论黄巢,怀高朗》。梁羽生说,“他是聂绀弩的同乡,湖北人。我和绀弩认识,就是他介绍的”,1949年至1955年,担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他长期担任《新晚报》副刊的领导工作”,1975年,改任《新晚报》的撰述员,并以笔名蓝湖发表影评,又以笔名吴法出版《黄巢传》。1977年,因病辞世,梁羽生有挽联写道,“攻文史,撰影评,方期更上层楼,遽惜英年早逝;爱读书,勤写作,专业竟忘家室,最伤故里魂招”。所谓“专业竟忘家室”,乃谓“他以王老五终其身”。



列齐观者。再高一层是能知周作人高出梁实秋、林语堂之上,但在周文中只欣赏其早年名作,不能欣赏其中年以后更成熟之作者。再高一层是能知周作人中年以后那些‘文抄公’之文的价值,而对于那些不大抄书的完全本色文章的价值未能充分看重者。最高一层是能明确推崇他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超越早年名作之上者。”这段话的气势真是“排山倒海”,不知可有人赞同?

舒芜说的“五个层次”

◎文从周

多年前,在校园里路遇一位外院的学生,打过招呼后突然问我,是否喜欢读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文章。我没有多想,立刻予以否认。“那么,您喜欢读谁的文章呢?”“周作人和丰子恺”,我顺着对方的思路给出了答案。

后来,我读到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发现该书第一章便有关于周作人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的比较。在他看来,后三者虽然风格近似,但

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不及周作人。

《解读周作人》一书反响不错,多次再版。舒芜为初版撰写的书评《真赏尚存 斯文未坠》,被用作增订版的“代序”。舒芜对周作人文章的推崇,比刘绪源更加绝对,提出了“五个层次”说:“一是只能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而不能欣赏周作人者。较高一层是能欣赏周作人,而实际上是以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水平来欣赏周作人,将他们等